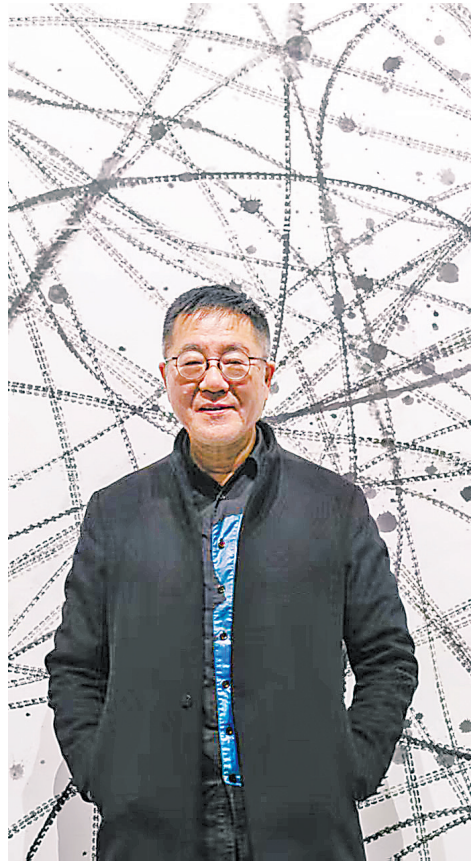




王璜生 受访者供图

来自父亲自制玩具的美术启蒙

羊城晚报:不久前,您在顺德、深圳分别举办了题为“微光同尘”“泡沫公园”的个展,前者是围绕您父亲王兰若先生的经历及亲情回忆而创作的综合性作品展览,您的美术之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怎样的关系?

王璜生:从小学美术,确实可以说是家学渊源。1958年我才两岁,我父亲在英德矿区劳动,他利用废旧的木头做成玩具,还涂上各种颜色,还在速写本上将这些玩具画下来,然后寄来给我。这可以说是我最早的美术启蒙。等我父亲回到潮汕家中,我5-6岁了,他就开始教我画水墨。可能刚出手还不错,曾参加宋庆龄国际儿童基金会组织的国际儿童画展。后来,父亲还亲自教我中国古画论。但是,我早期的画画学习基本是靠家学的,没有受过素描色彩等的专科训练,因此,参加高考一直碰壁,后来直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论的研究生,这与父亲早年教我学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领教”与狼化

“领教”这个词最近很火,创造性的使用,让这个词充满拒绝名气支配的自信霸气。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该校1997届毕业生、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的发言分享了教书30年中的两个场景:一是刚入学时,学生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听闻“江西师大”后表示“没听说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时,学生说想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一句“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让人看到了黄春校长的自信和有趣。不过说实话,我是不喜欢“领教”这样的字眼。你只管领教,对“自己人”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团团的温暖,对“外人”来说,代表着一种冲撞张力中的征服;你服不服,不服,服。不是跟一个词较劲儿,这个词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结构化的社会情绪,竞争压力下人们习惯性的语感。——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世界的边界,词温,语感,往往是社会潜意识和结构情感的体现。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强大的内卷压力,呈现在语言世界中,就是语言的竞争味、内卷味。你不必听说,我就在这里。这首诗,我每年结课时,都会分享给学生,鲁黎的《泥土》:老是把自已当作珍珠,就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夕花朝拾】

杨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星驰的电影”与“周星驰电影”

《大内密探零零发》上映时,其实粤语区的观众不怎么当回事。我问一位广州女同学观感如何,她说:得笑矣。看《功夫女足》也是差不多的体验。这影片适合给儿童看:动漫、热血、中二、励志……随着电影的推进,我突然想到:所谓的周星驰电影,其实并不是周星驰一个人做出来的,王晶,李力持,黄霭,顾嘉辉……很多很多人,不同方向的合力,才制造出这么一个票房神话。包括粤语,也在周星驰电影里占据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当然我理解,动作才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但是,没有粤语的周星驰电影,你能想象吗?可以,比如《功夫》,比如《长江七号》,比如《美人鱼》。但那是“周星驰的电影”,不是“周星驰电影”。

很多周星驰的爱好者,爱的并不是创作者周星驰,他们爱的是那个工业推出的明星周星驰。那些桥段,那些台词,那些动作……都不是一个人弄得出来的。现在没有了这种撑持,周星驰自己就暴露在观众面前:热爱动漫,思维简单,故事直接,结果完美。前排有一个父亲问旁边的小孩:怎么样?还不错吧?你看,现在都是在看年轻人脸色。我们喜不喜欢,真不重要。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恻隐之心

四岁的睿睿把手伸进鱼缸,捞出几条金鱼放在地上玩耍。金鱼濒死的挣扎,在他眼里竟成了欢快的跳跃,逗得他发出阵阵清脆的笑声。阿缇见了,轻声对他说:“鱼缸是金鱼的家,水就是它们的氧气。离开了鱼缸和水,金鱼很快就会死掉。当你笑的时候,金鱼其实正在哭啊!”睿睿一听,赶紧把金鱼放回鱼缸里。五岁的睿睿出门时,看见墙角结着一张蜘蛛网,抬起脚便踢踢。阿缇连忙拦住他,指着那只充满生命力的蜘蛛,温柔地说道:“网,就是蜘蛛的家。你这一脚下去,瞬间就会毁掉一个生命、一个家!”从那以后,睿睿每当看见蜘蛛网,总特意绕道而行。六岁的睿睿看见一只蜗牛慢慢爬进屋里,便好奇地伸手去按它的壳。阿缇用纸轻轻将蜗牛托起,偕同睿睿把它放回树丛中。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夏日的一抹清凉

印象中,西安夏天也是火炉之地,所以早早预备了此行战高温的心理。下车遇见作协小冉,他提示:静谧的暗夜,拂去出发时的燥热。果然,来到了一个清凉胜地。因为四周环绕着山,海拔相对比较高,55%森林覆盖率,所以这里夏天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进入主楼,踏上许多级台阶,周围是步道,林荫密布,只有虫鸣和清风徐来。第二天上午的交流很密集,审读讲评、作者阐释、同学研讨,集中在对几部小说的文本研讨中,写作者与阅读者轮番发言:对小说主旨的充分表达,多视角架构的得失,如何进入历史中的人物内心,多重时空的触发暗扣与超现实叙述的底层逻辑,高频次词语频繁出现与隐喻的冗余……写作也许是孤独的坚持,但文学,却聚拢了各个不同灵魂的温度。

●随手拍 图/文 徐曙光

绿色帐篷

7月上旬,浙江开化县音坑乡马金溪沿岸双溪公园,沿河成片的古树枝繁叶茂,搭起了一个天然的绿色帐篷。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不必纠缠“国油版雕”,“感动我的”就是好作品

做装置,做一些光影作品,既是新媒介、新感知的一种表达,更是一种精神、观念的表达。国画、水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精神,无论什么媒介、手法、形式,只是外在的,要把文化精神投进去,或者说将这样的文化精神表达出来。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细究什么是“国画”,什么是“水墨”,而应该更重视作品的文化精神内涵。

羊城晚报:徐冰的一幅“国画”作品——用中国传统书法在宣纸上写一些用偏旁重新组合起来的字,里面又隐含着与英文的关系,但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一般老百姓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王璜生:你说的应该是徐冰的《英文书法》作品,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寻求在艺术史上观念性的突破,创作前人没有的作品,但又可以被社会接受。

羊城晚报:这涉及对艺术功能的界定问题,比如,中国传统艺术比较注重士大夫心境的自我表达,您认为当代艺术的功能有没有发生变化?

王璜生:当代艺术需要更多的公共性或公益性,也就是说,艺术创作应该是艺术家出于对公共问题的有感而发的表达;从艺术的角度说,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家,就是他的这种艺术表达有个人的独特角度,有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比如,对战争问题的表达,对历史的表达,然后才是选用什么样的

材料去创作,这样才能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美术馆的管理运营,也是如此,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作用在于怎样去调动公众的认知,通过展示、介绍、互动,引发讨论,触发感想。

羊城晚报:就像国画一样,技术很不错,但缺乏公共性的表达,所以即便画出来的东西和古人没什么差别,也不是好的作品?

王璜生:不要纠缠在“国画”这个概念上,关键不在于是“国画”、“非“国画”的问题,而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羊城晚报:您觉得不必像原来那样“国油版雕”地区分?

王璜生:不要去作太多这种区分探讨,还是谈好的艺术、不好的艺术,或者说有没有“感动我的”东西,感动我的东西应该就是好的,无论它是国画、油画。羊城晚报:对于现在的创作—展览—评奖生态有怎样的评价?

王璜生:艺术创作应该是发自艺术家个人的认知与冲动、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情感需求的结果,然后才是被展览发现,展出,并被评上奖,从而被社会更多地认知、接受。但是,在现实中,有不少是被反过来的——如果是资本在引导艺术家往哪里走,而不是艺术家有独立的想法和表达,就可能导艺术的平庸化。



呼吸1(装置/影像,广州33美术馆藏) 王璜生



【喧嚣之余】

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

无所事事的下午

2022年初夏,在伦敦那两天,都是好天气。那些大博物馆都不想进去,就只想待在户外,在住处不远的布卢姆斯伯里那一带走走。那里的房子都好看,一百年前,群星璀璨。但那次不是去看伍尔芙,要走到更早的时间里去。狄更斯也曾住在这里,故居依旧如新,走进去也并不宽敞,三层楼走楼梯上去,看狄更斯写字的桌子,睡过的床。我小时候刚会读书的时候,最迷恋狄更斯,一本一本读下来,狄更斯的小说确实适合孩子读,最核心还是纯真时代的童话。后期的几部调子凄厉,《荒凉山庄》《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但依然可以满足孩子的奇思幻想。狄更斯成名后住在乡下,Gads Hill,买下大宅,最羡慕的是他宽阔的书桌,他在那里写《双城记》《远大前程》。而在伦敦的房子里,他写下《雾都孤儿》。那儿的工作人员也是从Gads Hill来的,一位老先生,像从狄更斯小说里走出来的似的。说着说着,他就流泪了。这一点也像狄更斯的小说。他两眼含泪,终于说不出话来。我们告别他,走到后院去,那里有一个咖啡馆。于是点了下午茶,在狄更斯的后院,静静地过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



【梅川随感】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届鲁奖中年龄最大的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揭晓,翻译家蒲隆先生以全译詹姆斯·鲍斯威尔著《约翰生传》获文学翻译奖,实至名归。四年前,当我得到沉甸甸的《约翰生传》三卷精装本时,我的惊喜可用叹为观止四个字来形容。约翰生是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散文家、词典编纂家……在英语文学史上大名鼎鼎,影响深远。而鲍斯威尔是约翰生的门生和好友,他这部详实的《约翰生传》把约翰生的一生的一言一行都忠实记录下来,堪称一部18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化百科全书,不仅是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传记之作,也是世界传记文学中的经典。但是,由于篇幅浩大,在蒲隆译本之前,《约翰生传》在中文世界里一直只有节译本。蒲隆全译本填补了这个空白。蒲隆先生原名李登科,今年85岁高龄了,他长期执教于兰州大学,翻译成果累累。退休之后,他又以整整十年时间潜心翻译《约翰生传》,孜孜矻矻,一丝不苟,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全译,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鲁迅文学奖既以鲁迅命名,鲁迅从《域外小说集》起,毕生致力于翻译“文学新宗”,“灌注中夏”,而蒲隆先生正是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精神。他不仅是本届鲁奖中年龄最大的,也是最身体力行鲁迅精神的,没有之一。